

Coney Island History Project - Oral History Archive
康尼岛历史工程 - 口述历史典藏

Interviewee: Boan Lin

受访者：林伯安

Interviewer: Yiyi Zhang

访问者：张依伊

<https://www.coneyislandhistory.org/oral-history-archive/boan-lin-master-lin>

Content © 2019 Coney Island History Project.

内容© 2019 康尼岛历史工程

All material on the CIHP website is copyrighted and cannot be used without permission.

* This is an edited version of the interview due to the interruptions and length of the original one.

备注：由于原始采访内容时间长度以及其他诸多因素，以下口述记录为删减版本。

张依伊	Today is May the 6th, 2019. We are at Master's apartment, and I'm doing this for the Coney Island History Project. Master Lin 谢谢您能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然后想先问您一下，您的姓名，您的出生年月？
林伯安	<p>0:29 谢谢你，thank you for coming。我的出生年月日，是一九三二年四月份，所以我是很老的一个人了，一个老头子了。我出生在中国大陆福建厦门。这个城市不大但是很有名。我出生在一个医生的家庭。那么我呢，是一直是想做个医生，因为我的家庭是个医生的家庭，因为我的父母也一直鼓励我做医生。但是非常凑巧的是，我有三个同学，中学的同学。那么我们就想说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以后一个船，这个船也都是基督徒。但这个船呢，到各地方去，我们运货、载客人，我们就是在服务，一种 service。我们基督徒在船上，大家都是彼此相爱。</p> <p>所以我就在脑海里有这么一个 idea，以后我要生活在船上，所以考大学的时候，我考的，录取在东边，医科大学，因为我考的时候志愿是学医，那时候录取在医科大学。因为这个同学的影响，我那时候大学又在招生，因为那次统考是全国性统考，航海学校在招生，各别地招生，那我也就考了航海学院，也录取了。录取了那么我就要念航海。那时候父母都非常反对，他们都是医生，他们也希望我做医生。</p> <p>5:16 我还是一心想念航海，所以我就放弃了念医学，就去念了航海。我去念了航海毕业了以后呢，就分配上船，但是上船是从烟台开到营口，这个船大概走一天就到了，但是出了港以后呢就遇到大风。因为在胶州湾那个地方有个东北的季候风。那次的风力很强，所以船就很颠簸，很厉害。那个时候，五几年的时候很老，因为常常失修，那么这个船遇到大风，一摇一晃就漏水了 你知道船上的人，很多人都害怕。</p>

因为我是基督徒，我相信神，所以我心里很安静，一点也不害怕。我相信神是看顾我的，保护我的。你说很多人在死亡临头的时候，那种恐慌的表现是非常凄惨的，很多人害怕死，他都叫爹叫娘，非常害怕。因为他心里没有神，死了以后要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死了以后是要回到天家，所以我们不害怕。

那么这个船呢摇来摇去摇了三天。那么在渤海湾那个地方风停下来了但是浪还是很大，可是那个地方在天津的外面，那边都很平的，哪里也看不到山。很远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很平的地方。那么船上有六分仪，六分仪是测太阳，星星的高度。我呢就叫船上一个电报员，在无线电上报时间你就听，因为无线电它有固定的时候它就报时间，比如说十点钟它就连续报滴滴滴 六下还是几下我忘记了，我就让电报员给我听。比如说早上它报时间了，我就测一下太阳的高度，然后呢，船上有航海表，就查出来那高度的位置，那就画出一条线，船位置的线。那么上午测一条位置线，下午也测一条位置线。那么这两天位置线呢，交叉的地方就是你船的位置。

当风平了以后，就根据这个位置线就向营口这个方向走过去。那么风减小了浪还是很大，所以船还是在摔着。船要进营口的时候，营口的外面有条叫蓝江沙，是个沙滩。我们的船只有高潮的时候才能过去，不是高潮的时候船就会碰到沙滩。那时候浪很大，我们当时没有考虑到这个地方要经过沙滩会搁浅什么，还是一直走。但是走到沙滩这个地方呢，船就往下撞，结果呢这么一撞把舵撞坏了。这个船没有舵那是很不方便，很不容易。但是虽然坏了还是勉强过了这个沙滩，进了营口，营口港里面去。

17:58 我在中国也几十年了，我来美国有三十年了。我主要长大生活都是在大陆。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是相信了耶稣是对还是不对。如果是不对，我相信他干什么。大学毕业要分配你，除了你毕业成绩之外，还要考虑你的思想你的信仰。我信耶稣所有的人都知道，因为我每天吃饭都要做祷告，所以人家知道我是信耶稣的人。

因为我的家庭在大陆叫做红五类，懂的吧？因为我的父亲一九二八年就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母亲以后也参加共产党。所以我这样一个家庭出生，我是个红五类。红五类应该是国家政府培养的对象，但我想说我要是信的是真的，我可以放弃红五类这个称号，这个特权。那么我要相信的对不对啊所以我大学要毕业的时候我看了很多书，我想看不信神反对神的书，从它找出一点根据来，使我的信仰有怀疑有改变。但是没有。这些书什么唯物辩证论，逻辑我都看过。

张依依

22:42 那我想问您一下，之前看过别的您的采访，您应该是一九六几年的时候开始接触太极的，那我想问您一下您在国内的时候是什么契机让您接触打太极的？

林伯安	23:00 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教我少林拳。那是小时候，念中学十几岁的时候。那以后呢，我到美国来要找个工作做，我去哪里找工作呢？我都忘记了，但有点，就是说，有个 social worker，在 senior center，她要帮我找事情做。找工作做，“你会做什么？”，我说我可以教中文 Chinese，我可以教，但是在美国你要教中文你要有这个美国的 diploma，美国的这些证书，但是这些证书我都没有。为什么我会没有呢？因为一方面说搬家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抄家，我的什么都给红卫兵拿了，什么东西都给红卫兵毁了，所以我都没有。
张依伊	所以之后就教太极是吗？
林伯安	对了，她说你还会做什么，我说我还会太极拳，我可以教太极。那么这个人就不知道我会到什么程度是什么样，就说你可以打一下给我看一下吗？我就可以打了一下给你看看。我打完了以后这个小姐就说我看了你打太极，我心里就觉得很平静。那么她就帮我联系，她能知道的电话，她就给我联系。她联系上了一个 senior center。因为那个时候教太极拳的人不多，很少，所以我在哪里教，别的 center 知道了也请我去教。所以三十年前在纽约我每个礼拜每天都有课，一个课一个钟头，每个礼拜这里教那里教，就教下来了。
张依伊	29:53 您刚才说您之前教太极的时候也有在 Coney Island 有教过。您可以讲讲您教学中的经历，或者对 Coney Island 的印象吗？
林伯安	<p>30:11 我那个时候是住在 Brooklyn，不像在 Little Neck。Little Neck 到 Coney Island 就很远了。我骑单车一转弯就到了 Coney Island 的 boulevard 栈桥。我一骑单车就到那里去。有时候我也带学生到那里去打太极拳。但是我在哪里打了好几次，都没有看见人有兴趣来在那里跟我学，我也没有印象说 Coney Island 说以后他们还会来找我。我就是在那里打两下，show up 一下，我在哪里打剑打棍。</p> <p>但是在沙滩，我还有个印象，有的沙滩的人趴在栏杆上，看我在那个 boulevard 在那条木头，木板地上打太极拳。他们所有的人都是不关心，在那里学到什么，就是一种好奇，在那里看一会就走了。都没有想着来问你说你下次什么时候再来，还是你在哪里我去跟你学。我只是在那里，好像自己欣赏自己。我，也不求人家欣赏，自己 enjoy 我的太极，我的太极棍，我喜欢打棍。</p>
张依伊	34:10 您觉得打太极拳跟您信仰是什么关系？打太极拳的过程中会帮助您理解您的信仰吗？因为太极讲的这种气和信仰在一些人看来和宗教是不是相悖的呢？

林伯安	我想是没有抵触，人家讲说太极像是一种宗教一样，其实不是。我体会的太极，是一个种运动 exercise ，当然打太极的时候有讲说意守丹田，就把太极讲得很玄。太极不是很玄，也是很实在。如果你打太极拳，你思想不集中，还是你过分集中你的思想，想到你的某个部分，那你就打不下去了，你就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东西。我觉得打太极拳，有一种人开始是看着步骤这么打，有的人就没有了，就随便比划，就变成一种 freestyle ，就没有固定。那种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我还是赞成按照步骤来打，你打简式的好，复杂的也好，你按照步骤来打。
张依伊	38:02 您说您父母很早就参加共产党了，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您的家被红卫兵抄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当时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
林伯安	38:19 红卫兵，那时候都很混乱。孩子看你古怪古怪就要抓你，要斗你，要侮辱你。因为我跟父母不在一起了，就给我抄家，给我抓去游街。广州，你知道广州啊，广州，红卫兵压着我在沙面那里游街，给我带个高帽，挂个牌子，这牌子是写“牛鬼蛇神”，那高帽写着“上帝的儿子”。这个红卫兵给我带这个高帽的时候我不觉得 abused ，我觉得我不配的。因为他写的是“上帝的儿子”，我感谢神。连他们都知道我的上帝的儿子，让我觉得是很光荣的事。我在游街的时候，红卫兵压着我，挡着两旁的人让我走，我记得有个女人四五十岁，一个看光景的人，她进来打我一下。我只知道打我这是个女人，我头都不看她一眼，我想我不记恨她。我们基督徒的说，她打我，是我配的。我都不看她一眼，我知道她是个女人但是我没有看她的面孔，我害怕我记恨她了。
张依伊	在我们快结束采访的时候，在您 87 年这个人生经历中还有什么想说的，不管是打太极，还是信仰，还是您来美国的经历，您还有什么想分享是我刚才问问题的时候没有问到的呢？
林伯安	我不是一个作家（笑），所以我都不能很有条理的说出来，很多中断，说得很不连贯，我很谢谢你的 patience 。
张依伊	那林爷爷谢谢您的采访。